

□流年碎影

在荆江鏖战的40个日夜

张驰 文/图

1998年夏季，长江流域遭遇了百年一遇的连续特大暴雨，长江告急。七月下旬，部队进入战备，刚过八一节的第一天，便接到赴湖北荆州地区抗洪抢险的命令。当时，我在所属部队五连任指导员，受领任务后，回连队作了简短的动员布置。次日，天刚蒙蒙亮，我们就从驻地——河南信阳一个叫明港的小镇出发了。

车队过了武汉、荆州，下午三点多钟，到达了公安县南平镇。我们就在这里集结待命。连队被安排在一所中学的几个教室里。我也和战士们一起，在教室里安营扎寨。这一天没有接到新的任务，很多战士可能是舟车劳顿，再加上校舍停电，晚饭后早早睡下了。半夜时分，校舍里呼噜声、梦呓声和着屋外的风雨声不绝于耳。夜色中，不远处隐隐有香烟的火星在闪烁，我猜那准是连长在抽烟。连长姓袁，霍邱人，小我4岁，虽然年轻，但为人干练，军事素质好，连队官兵都敬重他。因为是搭档，我平时喊他老袁。“咋啦，老袁，睡不着？”我披衣来到连长铺前，只见袁连长靠在背包上，穿着迷彩服，腰带都没解。“哪睡得着，外面雨下这么大，谁知道啥时会有紧急情况。”我们没再吱声，怕打扰到战士们睡眠。屋外疾风骤雨使劲地拍打着树冠，发出呜呜的吼声。

奶奶不喜欢花花草草，但夏天的屋檐下、瓜架下，总是绿荫一片。青的藤，绿的叶，热热闹闹地迎风起舞。走近了，你会发现那浓绿里一个个乖巧调皮的葫芦探头探脑，好不招人爱怜。

奶奶种的葫芦分沙葫芦、铁葫芦和宝葫芦。沙葫芦又叫菜葫芦，用来煲汤煮肉，滋味萦绕舌尖，是整个夏天餐桌上的佳肴。宝葫芦很小，于秋冬时节摘下，涂上颜色，或画上阿福，写上福字，送给左邻右舍的孩子当玩具。铁葫芦呢，则专门用来做瓢。铁葫芦做瓢，摔不烂，打不碎，经用。

童年的夏天，我喜欢在奶奶家度过。从外面捉蜻蜓、斗天牛回来，拿起葫芦瓢从水缸里舀瓢水，咕噜咕噜喝下，清凉透心，特别解渴。要做饭了，奶奶不用升子，用瓮缸里的瓢，量满一瓢就够。用石磨磨粉，用山芋洗粉，用石臼舂米，用得最多的也是瓢。如果没有下河打荷叶，采菱角，摘莲蓬，或是去河边用罾网扳虾，奶奶必定让我十分不情愿地坐到那棵高大的梓树下剥莲蓬，拽根绳子，看屋场簸箕里晾晒的稻谷。我把剥好的莲子一粒一粒丢进瓢里，再一粒一粒去皮。去皮后鲜嫩的莲子米用来炒韭菜、煮蛋汤。而那些老的，则用来熬粥或煮饭。剥完莲子还要剥毛豆，毛豆照例要剥出豆米。这时候，大大小



1998年8月，作者在湖北公安县境内长江支流松滋河抗洪抢险现场

第二天早饭后，天还在下雨，公安县境内长江支流松滋河突然出现管涌险情，上级命令我们连火速前往抢险。全连紧急登车出发，当我们赶到现场时，坝上坝下全是忙碌的人群，有地方民兵，还有先到一步的兄弟连队官兵，泥水早已湿透衣背。根据现场指挥的要求，我连负责加高加固200米低洼堤坝。

□儿女情长

葫芦与瓢

史良高

全是一个个小巧的葫芦，每个葫芦上都用毛笔工工整整的写着黄连、半夏、桔梗、柴胡……只见他小心翼翼地拧开一只葫芦盖，从里面慢慢倒出几粒丸药，又从另一只葫芦里倒出一撮齏粉，分别用巴掌大的黄表纸包了，嘱咐爷爷以米醋为引，冲服。他第二次来，爷爷已经没有足够的钞票来打发他，他凑在树下和爷爷聊着聊着，居然嘻嘻哈哈地顺走了爷爷一杆明晃晃的白铜水烟袋。那可是爷爷年轻时从南京水西门做生意带回的爱物，连睡觉都搁在枕边。

到了冬月，总有邻近村庄的人带上喜糖，上门向奶奶讨要宝葫芦。奶奶笑嘻嘻地吩咐来人坐下，好像早就准备一般，踮着小脚，从卧房的柜子里拿出几只“洋红”染过的宝葫芦，任其挑选。及至那人走出好远，奶奶的祝福话语依然在村庄上空飘荡。我不解地问奶奶，她们家生宝宝了吗？奶奶说，不是生宝宝，是腊月初八，姑娘出嫁。姑娘出嫁要葫芦

长江第六次洪峰的战斗，五连官兵士气如虹，出色完成了突击抢险任务。荆江大堤保住了，泄洪区保住了，荆州安澜，武汉安澜，长江抗洪抢险取得了决定性胜利，公安县境内的内河险情也大多解除，部队开始休整待命。就在这当头，连长老袁接到了国防大学调学通知。因为时间紧急，老袁没来得及告别就匆匆离开了，我们也因临时有任务，没来得及给他送行。

刚到荆江的那段日子，因为每天要上堤巡查值守，防汛除险，大家既兴奋又疲惫，无暇顾及其它。进入休整期后，灾区天气连续放晴，气温湿热难耐，蚊虫特多，许多战士被一种不知名的飞蚊叮咬，起初不知道，用手去拍打，结果，皮肤即刻起了一片水泡，火烧般灼痛。上报疫情后，团部派军医来连队防治并普及防虫知识，大家随后明白，被这种小虫子叮上后，不要去拍打，只需用纸片轻轻将它挑去便没事了。

9月10日，在荆江地区整整度过了40个日夜，我们终于接到了撤离的命令。天还没亮，我们就收拾妥当，悄悄出发了。车队经过荆州市区时，整个荆州城都沸腾了。街道两边到处是挂着“感谢亲人解放军”的横幅标语，到处是涌动的人流，到处是挥动的鲜花和丝带，他们哭喊着，追逐着缓慢前行的车队，不时有手伸到车窗边，和我们击掌告别，“兵哥哥，慢走”，“兵哥哥，我们永远想你”。那一瞬间，我再也忍不住，眼角的泪水不停地落下。我在祈求，车子开快点、再快点……

（张驰，桐城人，曾任济南军区某部政治处宣传干事、连队政治指导员，现为安庆市人大常委会机关干部）

干嘛？奶奶说，放在箱子里呀？哦，那一定是给以后的小宝宝玩。奶奶听后，也笑了。

若干年后，当我读到“悬壶济世”一词，就油然想起郎中药箱里的葫芦，还有爷爷的那杆白白亮亮的水烟袋。而读到《礼记·昏义》：“共牢而食，合卺而醑”时，才知道以一只葫芦分为二瓢谓之卺。新婚仪式上，丈夫与妻子各执一卺盛酒的瓢用来饮酒漱口，以表示自此以后夫妻相亲相爱，永不分离。这一合卺仪式也称合瓢。

我不知道奶奶送出的那些葫芦，是不是在新婚仪式上作了“合卺而醑”的信物。可奶奶89岁仙逝时，我在她的遗物中，除了发现一双精致美观长不足三寸的绣花鞋，还有一对玲珑小巧一分为二但又严丝合缝的宝葫芦。葫芦上系着红丝结，虽是包浆厚重的旧物，看起来有些晦暗，可拿布擦了，还像杜鹃花一样，艳红艳红。我放在鼻翼间闻了闻，似乎，还有69年前那丝丝缕缕的酒味。